

※美文阅读

粽叶飘香忆故人

● 赵琼

端午时节，到处弥漫着浓浓的艾草香，就连小区楼里，也能闻到清甜的粽叶味。

丈夫提回来一个粽子礼盒，我随意拿出几个放入锅中蒸煮。煮熟后，我们索性开粽子盲盒，挑到哪个就吃哪个。我挑的是甜枣粽，撒上些白糖，真好吃。吃着粽子、闻着粽叶香，我不由得回忆起了故人。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有时甚至顾不上我吃饭，我常常只能蹲在家门口闻着别人家的菜香。那时的邻里关系亲密，总有邻居会招呼我到他们家吃饭去，而父母随后也会送上一块肉或是一些菜作为回礼。

我最爱去的是邻居张阿姨家，她家就住我家隔壁，干净、整洁，张阿姨又做得一手好菜。每每看我饿肚子，张阿姨都会热情地招呼我到她家去，然后做一份秘制阳春面给我，里面加上一些香葱肉丝，让我大快朵颐。她的手很巧，包子、馄饨、水饺都做得像模像样的，尤其是粽子，好多街坊邻居都排队来跟张阿姨学。

张阿姨总说，粽子好吃，好粽叶功不可没。夕阳的倒影下，我看着张阿姨把粽叶一张张清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蒸十五分钟，煮好后捞出放到凉水中备用。张阿姨告诉我，煮过的粽叶柔韧性比较好，包的时候不容易断裂，所以新鲜的粽叶直接洗净就煮，干粽叶则要提前浸泡六个小时。我似懂非懂地听着，跟在张阿姨后头给她打下手。

张阿姨包粽子时，我总在旁边看着，糯米、枣子和鲜肉都是张阿姨一早准备好，她洗净手取两片粽叶，将一头的硬角剪掉，

再把粽叶卷成一个圆锥状，缓缓往里面装入糯米和甜枣或鲜肉，而后用勺压实。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张阿姨把上面的粽叶向下折，直至完全盖住糯米，又把两侧的叶子捏下去折叠起来，用麻绳绑起来，一个活灵活现的三角形粽子就出现了。等粽子冒着热气出锅后，我火急火燎去抓，却被烫得直缩手，张阿姨笑呵呵地叫我小馋猫。后来，我学着张阿姨的模样包粽子带去学校，老师还让我当小老师教同学们包粽子呢。

后来父母到城里打工，我们一家也搬到了城里，和张阿姨也渐渐断了联系。每到端午，看着粽子我总会想起张阿姨，想起一个个芳香氤氲、粽叶飘香的午后，我和张阿姨两个身影在灶间忙活，我啃着粽子舔着手指笑呵呵的模样。

想到这，我忍不住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妈，老家的张阿姨你还记得吗？我想她了，想见见她。”母亲的回话让我欢喜，张阿姨竟也搬来了这座城市。我跟母亲要到了张阿姨的住址，这个端午我要提着粽子去看望她，给她一个惊喜。

张阿姨见到我，也是惊喜交加。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唠家常，脸上满是旧时光的印记。看到她就好像回到了童年，那是贫寒却无忧无虑的时光。临走，张阿姨给了我一袋她自己包的粽子，虽不如外头卖的精致，却丝丝缕缕都是她的真心，用料扎实、手工制作，每一口都是童年的滋味。

粽叶飘香忆故人。我有些感慨。人会走很远的路，见很大的世界，但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

麦香浸透的村庄

● 彭根成

初夏的风从田垄上掠过时，村庄就弥漫着一丝丝麦香。起初那香气极淡，若有若无地浮在空气里，非得要鼻子贴紧了麦穗才能嗅得到一二。后来便渐渐浓了，先是如游丝，继而如薄雾，最后竟成了氤氲的云，将整个村庄都裹了进去。

麦子的花是极小的，白中带些微黄，藏在叶鞘里，不细看寻不着。农人们常说，麦花最香的时候是在清晨，露水未干时。我好奇，天蒙蒙亮便往田里去，果然见得麦秆上缀满细碎的露珠，麦花在晨光里显出几分晶莹。那香气也格外清冽，带着些微甜的凉意，从鼻孔钻进去，直沁到肺腑里。

村庄里上了年纪的人，对麦香都有种特别的敏感。王老汉便是如此，他眼睛已经不大好使了，却能凭着鼻子找到自家麦田。“香得很正”，他常这样评价自己的麦子，边说边用手抚着麦穗，枯瘦的手指在麦芒间游走，显出十二分的熟稔。他经历过饥荒年月，知道麦香里藏着的是活命的指望。

麦田里的活计是极有章法的。先是锄草，后是追肥，待到麦穗渐渐饱满，又要防着鸟雀来啄食。女人们用旧布条扎成草人，插在田埂上；男人们敲着铜锣驱赶贪嘴的麻雀。这些时候，麦香便混着人的汗味，在田野间飘荡。奇怪的是，这混合的气息并不难闻，反倒显出几分生气来。

小孩子最爱在麦田边玩耍。他们折下青麦穗，在手心里揉搓，吹去糠皮，便得一捧青麦粒。嚼在嘴里，先是淡淡的甜，继而是一股清香气。这滋味他们年年都要尝，却总也尝不够。

麦子黄熟时，村庄便整个儿忙碌起来。磨镰刀的霍霍声从早响到晚，女人们蒸好了馍馍，煮好了绿豆汤，只待开镰。这时候的麦香最是浓郁，仿佛把阳光都酿在了里头。

开镰的时候，天还没大亮，田里就已经人影幢幢。镰刀划过麦秆的沙声此起彼伏，割倒的麦子整齐地排在地上，远远望去，像是给土地铺了一层金黄色的毯子。汗水从农人的额

角滚落，混着麦香，渗进泥土里。这场景年复一年地上演，却总也不厌。

打麦场上的活计要持续好些天。麦粒在连枷的击打下从穗中脱落，被木锨扬到空中，借着风势将糠皮分离。这时候的麦香里便掺了些尘土味，却更显得真实可亲。孩子们在麦堆里打滚，弄得满头满身都是麦芒，被母亲们揪着耳朵拎回家去。场院边的老槐树下，总有几个歇晌的老人，他们眯着眼看年轻人忙活，不时指点几句，手里搓着麦穗，像是在数着过往的岁月。

新麦入仓后，家家户户都要蒸新麦馍。那馍出锅时，腾起的热气里裹着最纯粹的麦香，能飘出老远去。第一锅馍照例要分给邻居尝尝，这是村里的老规矩。馍掰开的瞬间，那股热气直扑人面，咬一口，甜津津的，竟有些舍不得咽下去。

初夏的村庄，就这样被麦香浸透了。这香气飘进每一条巷弄，钻入每一户院落，最后沉淀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乡愁的一部分。



《多彩婺源》 钱国宏 摄

乡 恋

● 白云强

时，街头的一碗香辣螺蛳，嗦的是味道，解的却是乡愁。当我回到家乡，母亲的一碗烧螺蛳也是身心疲惫后最好的慰藉。

乡愁，除了孩提时的顽皮和好吃之外，也有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那年，望着眼前骑着自行车，对我说“不要想太多，考不上也没关系！”的伟岸的背影，我知道这就是父爱，而我用一纸录取通知书回报了他。

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久了，乡情越来越浓烈。终于在近半百的时候，在老家寻了一处小小的庭院。

盛夏，小巷深深，朱扉半掩遮庭壁。推门浅入，见花窗漏景，景中有太湖石，小瀑挂其间，水声潺潺。院角立



《鸣春》 孔祥秋 摄

※寓言故事

抱怨啄木鸟的树

● 杨福久

虫子入侵了树，啄木鸟即咳嗽出了虫子。

虫子在被啄木鸟吞进腹里之前，怨恨道：“虫子有的是，你偏偏‘当当当’地啄开树皮捉我！有这工夫，你在别的地方会捉到好多虫子了。你个大笨蛋！”

啄木鸟啥也不说，一口吞下了虫子。

树听到了虫子的话，觉得自己被啄木鸟啄开了皮受了伤，啄木鸟动机不纯。为了自己吃到一条虫子，竟然不顾别人伤痛，于是怨恨起啄木鸟来：“虫子所言不无道理！你打着‘树木医生’的招牌，‘当当当’地啄树，原来就是自私自利……”

啄木鸟依旧没有说什么，站在树梢上的喜鹊听到了，打断了树的话：“你不感谢啄木鸟也就算了，还如此抱怨，这不是以怨报德、恩将仇报吗？”

树争辩道：“人说‘人要脸，树要皮’，我不是人是树，我要什么脸？我要皮才对！”“那你就耍皮吧！”喜鹊怒喝道，“你就自作自受吧！”

不久，又有虫子入侵了树。啄木鸟没有记恨树，即刻飞来了。但给树轰走了。

知道树抱怨和轰走啄木鸟的虫子们高兴极了，纷纷入侵，树终于给虫子“吃”死了。恩将仇报，自食恶果。

※诗笺

远方的田野

（外一首）

● 赖永洪

一个偏僻的村庄
田野上不见人影

对应空荡的稻田
阡陌留存着枯萎的草丛
锄头似乎忘却了锋利
无法挪位的田坎有些失落

山风，冲动起来
被遗落多时的谷穗
不甘寂寞地翻转，最终陷进
收割机碾压出来的土沟中

母亲不在了
否则会触痛神经
或许也有欣慰
那些草丛，替她捂住了疆土

一只麻雀光顾了这里
并发现丢弃的粮食
虽然不多，但不会影响它
呼叫同类

稗子

对于稗子，母亲绝对不能容忍
即使伪装得再好，藏得再深
她也要从禾丛里揪出它来

这是宠爱庄稼的表现
就如对待她的孩子
每每我们在外面吃了亏
必定会伤心自责

我不讨厌稗子，除草时
留下一些与禾苗作伴生长
希望在秋季的田野
能看到出人头地的草

母亲是有立场的人，一次
我把拔出的稗子见到别人田里
她很接我的小手
直到娘俩都流出眼泪

当我把稗子拿去喂牛时
母亲微微地点了点头
这或是赞许，并非给我
或许是给被揪出来的草吧

离我最近的夜

● 宋玉芳

离我最近的夜
在熟睡的相思里
流淌着春天的蜜
那晶莹剔透的种子
在梦的枝桠中，舒展
一不小心，开出花来

或许，有这么一个夜
刚巧，月色柔软
你用冰冷双手，接过
一杯烈酒

母爱绒线系端午

● 张国军

小时候，端午节前几天，总有货郎担子在庄门口叫卖着：“卖绒线啦，卖雄黄了。”喊着，喊着，唱起顺口溜的端午歌“五月端，扣绒忙，家家儿童百岁长，雄黄酒，抹肚脐，降妖除魔真避邪……”

我们家乡端午节又叫娃娃节、五月端，儿童有扣绒线的传统。绒线毛茸茸、软绵绵的，是由棉纱织成印染的五彩细线，系在小孩手上、脖子上……

母亲听到货郎的吆喝声，总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摸摸口袋或者找一些破“力士鞋”鞋底，坏塑料纸和货郎换绒线。货郎拽着六角形线架转动着，扯出猩红、嫩黄、翠绿、深蓝、葡萄紫的五彩绒线，一圈一圈绕在芦柴棒或空火柴盒上，再拿一小纸包的雄黄递给母亲。

为了让我们端午节扣上色彩斑斓的绒线，母亲总要多买一些，留着下年端午节备用。一次，由于连日阴雨天，土路滑，货郎担没有来，也没法子上街。端午节到了，家里绒线不够，母亲便踩着泥水，打着伞，到邻居家去借。一阵旋风刮走了手中的雨伞，母亲跟着雨伞后面追，脚底一滑，摔得仰面朝天，腰疼了好长时间。就这样还跑了大半个庄子，才在有小孩子的人家借到了绒线。到家给我们扣上绒线，好像就能长命百岁似的，她的心里才踏实。

从此，快到端午节时，母亲总会早早地买回绒线。另外还多买一些蚕丝做成的五彩丝线，用纸包起来放在箱子里。端午节如果买不到绒线，就用滑溜溜的丝线代替。万一家里也断了丝线，实在没办法了，就用红棉线或者红毛线、绿毛线，也要给我们当绒线扣出端午节的

味道。

端午节中饭后，母亲放开闪着金黄，透着明亮的五彩绒线。张开双臂，将线头捏在手里，拉直，并成双股，在我的脖子上、手脖（腕）上、脚脖（踝）上围成一个圆，拊一拊，剪成一段一段。往我脖子上、手脖上、脚脖上扣时，提起打结的线头，伸进小手指，在“线圈”里试一试，紧怕勒疼我，松怕我跑了似的，要不紧不松地把我扣在她的身边。然后用小酒杯倒上雄黄粉和酒，搅拌均匀，用手指蘸上酒，在我肚脐眼和四周涂了一遍。告诉我：“不能沾水，绒会掉色。”我答应着母亲的话，急急忙忙地跑去找小伙伴们玩耍。

此时，庄上的小伙伴们已聚在我家门前的大槐树下，我跑过去，看他们绒线有的扣一只手脖，有的扣两只手脖，洋洋得意地看自己扣的绒线多，就和他们比着谁的绒线颜色更好看，谁扣得多。我们像一群快活的小鸟，跑到芦苇沟边，跑着跑着，我就跑丢了母亲的嘱托。和小伙们蹲下几片芦叶，坐在青石板搭成的小桥上，嫩藕般的小腿伸进水里，打着水花。叠着芦苇叶小船，裹着芦笛（哨子），吹响端午的快乐。凉凉的水意让我们欲罢不能，脱鞋下水，躬腰掬头，双手抓住小蝌蚪，放在小船上浮，蝌蚪尾巴一甩又翻进了水里。快活的时间跑得很快，望望天空，夕阳像巨大的火球迅速坠向西山，才想起回家，再看身上汗与水已浸湿了绒线，染得脖子上像套着彩虹的项圈，手腕如戴着五彩的玉镯，脚裸似系着一条花鞋带。

绒线悠悠，如今，看着孙辈们扣着端午的笑脸，心中就会想起当年货郎出售绒线的叫卖声，声声回荡在五彩绒线的幸福里。